

## 绪言 人——生死之间的一物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一个公民的诞生》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宁静的九月的一天早晨，那天上课前科斯加（我那班学生当时读八年级）到花园来找我。我从小伙子深沉而又含着忧虑的目光中感觉到某种痛苦“出了什么事，科斯加？”我这样问他。他在长椅上坐下来，叹了口气问道：“怎么会这样呢？一百年之后谁都不在了——您、我、同学们……柳芭、莉达都不在了……我们都要死的。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呢？……”接着，在我们长时间谈过生活和劳动、创造带来的快乐。人在世上留下的业绩之后，科斯加对我说：“那些信上帝的人大概生活得更幸福。他们相信永生。可是人们总是没

完没了地对我们说人是由什么什么化学物质构成的。人总是要死的，就像一匹马一样……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苏霍姆林斯基在这里讲述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无关紧要的“中学生心理”方面的事件。科斯加的问题实在是一个远远超出中学生范围，遍及人类一切个体的永恒的大问题：生与死的问题。

科斯加怀疑人是由化学物质构成的说法是对的，他的错误在于以为这种说法消除八宗教永生的信仰，导致人像马一样会死。其实，如果人仅是由化学物质构成的，人反倒不会有实质上的死（因为物质不灭），从而也就不会有科斯加式的生死困扰了。人之所以会死、会为生与死而困惑，恰恰因为人不只是由化学物质构成的，恰恰因为人是超出任何有机物之上的一种最为特殊的“生物”。按古人的说法，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她）不同于动（植）物，是“万物之最灵者”。只有这一“万物之最灵者”终有一死，终会断灭；只有他（她）有独特的生，有完全不同于有机无机之物的存在；从而只有他（她）有生有死，有需要解答的生与死的问题。

因此，某些现代哲学家干脆把人叫做“有死者”。实际上，如果“死”只属于人，那么与“死”相应的“生”也应只属于人，人的全称或许应该叫做“有生有死者”才更正确。甚而至于，考虑到人的灵性的一个极重要表现在于对自身命运能够有所了悟，人还应进一步称为“生与死的困扰者”。因为，人是宇宙间唯一生而背负

自己生死大问题的“生物”（灵物），生死问题是他沉重的负担，也是他尊贵的标志。

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脸上挂满了微笑，而眼角却是忧伤的。狄尔泰的时代同我们的时代相隔了至少半个世纪，但他的话仍然非常切合于我们的实际。我们这个时代有了不胜枚举的进步，让我们为之骄傲、欣喜和庆幸。但是在所有这些进步背后，阴影却也无处不在，使我们无法视而不见听若罔闻。传统信仰体系的崩溃，稳定可靠生活秩序的动摇和瓦解，使我们每个人不得不独自去面对许多并不令人喜爱的问题。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困惑，所以我们的面孔无法不隐隐地透出忧伤。生与死的困扰就是导致我们忧伤的重要原因之一。生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得不去面对那些让我们忧伤的问题，因而也不得不去面对生与死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解释由生与死而引发的这一段“忧伤”。

## I . 生死义界 何谓生何谓死

说到生死，我们首先自然要问什么叫生什么叫死。试图给生死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生死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东西，我们不注意它，把它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对它了解得很清楚；一旦我们注意它，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向自己和别人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发现自己对它知之甚少，何谓生何谓死极端模糊。如果有人问我们：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我们会说：生就是活着，死就是不再活着。这一回答多半不能令对方满意，他会又问：什么叫“活着”？什么又叫“不再活着”？我们也许会说：活着就是还有命在，不再活着就是没命了。对方也许还会问：什么叫“有命”？什么叫“没命”？我们不好回答，也许就会不耐烦地说：有命就是有命，没命就是没命，生就是生，死就是死，有什么好说的！这样一来，生死被我们当作像吃饭穿衣一

样清楚明白的东西而从问号中排除掉了

但是，实际上，生死作为问题依然存在，何谓生何谓死仍然需要研究探讨，而且是专门的研究探讨。

### 1. 畏死体验：生死之谜的唤起者

生与死对我们成厂个问题，与数理自然科学中的许多东西成为问题，完全是两码事。“ $3+2=?$ ”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同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和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我们个人自身没有直接关系。“ $3+2=?$ ”是一个可以同时对许多人提出的问题，其答案为“5”也是一个对人人都有效的数字。自然科学中的所谓问题都有类似“ $3+2=?$ ”这样无关具体个人的性质。相反，生死作为问题却必然是相对于具体个人而言的。我们说，人人都可能遭遇生死问题，但并不是人人都实际遭遇了生死问题。这是因为，生死之为问题是我们每个活生生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实际地碰撞上的，在我们没有碰上它的时候，它对我们而言实际上还不成为“问题”。生死成为问题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某一偶然时刻由于某种偶然事件的触发所致，因此生死成为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一种实际经历或体验。这种实际经历或体验的基本特点是，我们的整个生活突然之间变得不那么明白清楚，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谜，生死问题便是这个亟待解开的谜。

那么，具体说来，是什么经历或体验唤起了生死之谜即生死问题呢？根据我们的体会，是畏死经历或畏死体验。不是关于生的任何体验而是关于生的否定即关于

死的体验，把生死整个地变成了我们感到困惑、需要探讨的对象。让我们细细地说明这一点。

首先，我们切忌不要把死亡体验（畏死经历）与死亡经历等同起来。死亡经历是实际地经历死亡，有了这种经历，一个人也就彻底完结了，他也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更不会再需要弄清生死这样的问题了。而死亡体验只不过是死亡的一种情绪性的认识，只不过是一次目睹死亡面目的恐惧经历。因而有过死亡体验即畏死经历的人并没有真正死亡，他仍然活着，死亡体验本质上仍然是一次生存经历而非死亡经历。正因如此，有过死亡体验（畏死经历）的人才会由对死的迷惑而返回来将对生的迷惑一起纳入了自己的人生问题之中，生死便作为一个令他骚动不安的大问号出现在他的心里。

我们常听人说，人生如梦。我们的日常生活通常确实犹如身处梦中，我们按照前人和他人教给我们的方式忙忙碌碌地应付一件又一件的具体事件。对于人生全程及人生结局基本上茫然无知，正如一个正在做梦的人对于自己的整个梦境及自己正身处梦境的状态基本上无所知晓一样。通常对于这种无视生死大问题的沉迷梦幻状态，一般的人生事项及其体验无法彻底把它打破，无法彻底“惊醒”我们，只有最极端的人生事项及其体验才能使我们突然间彻底醒悟过来。这一最极端的人生事项便是人生终将毁灭即死亡这一事项。这一最极端的体验便是死亡体验。人类总是从反面、从否定自己的一面最彻底地了解了自己，因为反面、否定因素具有某种强制性，能够不顾人的软弱胆怯强行把事物的真相显示给人，

而这是往往一味迎合人的意愿爱好的正面、肯定因素所缺乏的。死亡体验之为死亡恐惧，就表明它是强行降临到人身上的。人通常不愿看到人的结局，但是死亡体验却打破通常的心理惯性，把人的可怕结局摆在他面前。死亡体验是对死亡的一种直接体验，它不是对人间任何特定事物的恐惧体验，而是对空无一物的纯粹虚无的恐惧体验。死亡体验是对虚无的体验。正是这一可怕的体验惊扰了沉睡般的日常状态，把整个生死变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此，中外许多大文学家和哲学家提供了最好的见证。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文学家们的看法。

中国文学家们对死亡的感受往往不是直接针对死亡本身的死亡体验，而是以死亡为背景把生存感受为一种一去不复返的流逝过程。中国古人的生死意识主要就是由死亡而悟及人生之短暂孔子曾站在大河边，面对滚滚而去的河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也曾忧伤地说：“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汉末，《古诗十九首》与孔子相似地唱出“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之类的诗句。由此开始，人生如寄的主题成为千古以来中国诗人吟咏不绝的主题。东晋谢安《与支遁书》云：“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周必大《平园续稿》称：“东坡博极群书，无不用之事，波澜浩渺，千变万化，复语绝少，独‘人生如寄耳’一句，不啻八九用之。”“寄”即暂时驻留之意，“人生如寄”是说人如一旅驿的房客，匆匆而来，倏忽而去。把人感受为匆匆过客，这是中国

诗人感伤千古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对流逝的感伤还不能算作直接的死亡体验，直接的死亡体验是对死亡的恐惧（畏死）。伤逝可以算作一种衰老体验。事实上，中国人对衰老的体验远远超过了对死亡的体验。由于衰老之中寄有生存不断流逝的、无可奈何的人生怅恨，衰老体验总令人痛彻心脾。但是同是对人生的一种痛苦体验，衰老体验与死亡体验相比毕竟不那么惨烈。也许中国文人心灵过于敏感并因而过于脆弱，承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绵绵愁绪已经勉为其难，让他们直接面对纯粹的虚无，将会使他们肝肠寸断，不复为人，因而他们往往本能地逃避死亡体验。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中，很难找到直接描写作者死亡体验以及由之而来的人生震颤的例子。如果要找一个那样的典型例子，我们首先想到的应是《红楼梦》一书。

《红楼梦》全书洋溢的深沉感伤可以说集前此中国古代文学之大成，曹雪芹对人生生存一往不归的“无常”哀感是空前绝后的。林黛玉的葬花诗即是颇为典型的代表。我们不妨欣赏一下其中的某些句子。开首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中间有：“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最后说：“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铁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

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林黛玉对红颜易老、人生难再的哀伤，被贾宝玉闻知。引发了贾宝玉人生脆弱、终归虚无的死亡体验。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十八回，接着黛玉葬花吟诗写道：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赞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恹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黛玉花容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于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加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而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便可解释这段悲伤。

林黛玉的葬花诗引发贾宝玉看到了一个平时绝不会看到的不可改变的可怕事实。这就是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花容月貌，灵心慧性，终归“无可寻觅之时”自己也将沦入“无可寻觅之境”。“无可寻觅之时”即空虚无物之时，“无可寻觅之境”即空虚无物之境，此时此境即为死亡。因此，贾宝玉所悲的乃是林黛玉等人与自己将会死亡，将会入于虚无，这正是死亡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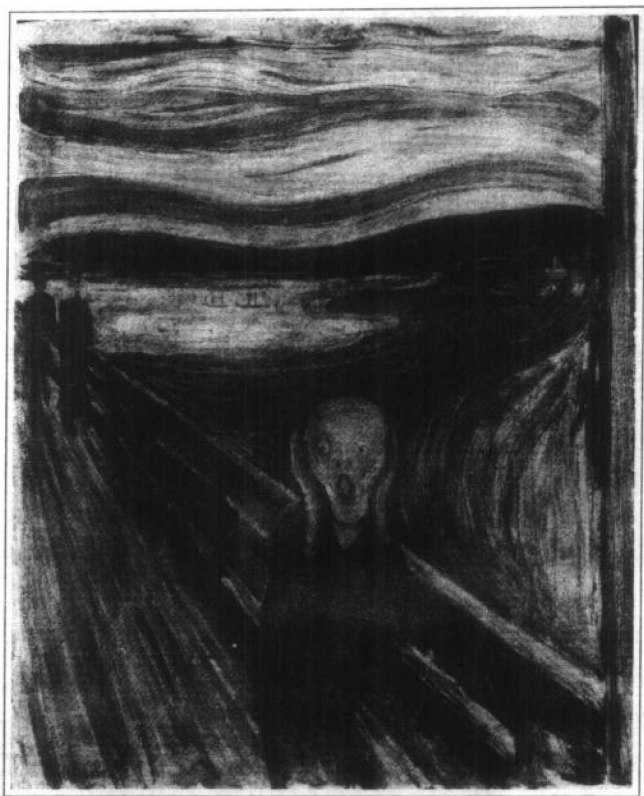
这种死亡体验是极端痛苦的，贾宝玉就“不觉恹倒  
在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死亡之所以令人  
“心碎肠断”，因为它是每个活生生的人注定必经的结局，  
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美丽多么优秀杰出，都终将被它蹂躏  
摧毁。贾宝玉不经意间碰到死亡，其沉痛难以用语言表达，  
只是感到“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  
造，出尘网，便可解释这段悲伤”。可见，遭遇死亡是一种  
无可名状的悲伤经历，身处其中的人感到自己被一种无法  
挣脱的敌对力量所控制，但又不知道这种“邪恶”力量究竟  
是什么和为什么存在，心里有无数解不开的疑团，这些疑  
团又反过来加重了当事人的痛苦。于是，人们身处此境时，  
往往如贾宝玉一样渴望化为无知无识的“蠢物”“逃大造，  
出尘网”，以便摆脱这一巨大的难题。事实上，正是在这  
里，生存与死亡才以最显著的方式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事  
物。

我们再来看西方文学家的描写。我们选取最具代表性的  
两个大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终其一  
生都醉心于死亡描写，《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之死、《  
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之死和列文之死，都是文学史上  
死亡描写的经典篇章。但是只有到了晚年，托尔斯泰所描  
写的死亡才非常真切，表达了他自己的切身体验。在托尔  
斯泰死后出版的作品中，有一个篇幅不大，且未写完的小  
说题为《狂人日记》。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家境很  
好的地主，听说平扎省有庄园出售，就去看庄园。他边走  
边高兴地盘算，能够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骗过对方，非常便  
宜、几乎等于白给地把一座漂亮的庄

弄到手。可是在旅途中就在他投宿旅店中的时候没有任何明显的外部原因，突然被可怕的难忍的苦恼所惊扰。托尔斯泰写道：

我曾试想，是什么东西占据了我的心灵：是买到的东西还是妻子。没有什么值得快活的，这一切都成了虚无。怕死盖住了一切。应该睡了。本来我已躺下，但刚一躺下，突然由于惊吓又坐了起来。苦恼，就像呕吐前常有的苦恼一样，但也只是精神上的苦恼。不得了，真可怕。看来，死是可怕的。如果你想起生，那么快要死的生是可怕的。不知怎么地生和死融为一体。不知是什么要把我的心撕得粉碎。但却不能撕碎。我又看了看睡着的人，再一次试着入睡，可是原来那种惧怕又成了红的、白的、方的。不知什么东西被撕裂，但却没有撕裂。

这个地主肉体上并没有任何毛病，身体仍然很健康，但死亡不期然而然地闯进了他的意识，在偶然的瞬间一下子撕破了日常生活令人愉快的面纱。死亡恐惧攫住了他，刚刚买到的土地和时刻思念的妻子突然间变成了虚无。托尔斯泰又写道：“我愈加感到痛苦、可怕、古怪、恐惧，我碰上了冷冰冰的恐惧，所以我用被子蒙住头。”这个故事具有很强的自传性，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托尔斯泰本人。这一点从托尔斯泰当时给他妻子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第三天夜里，我在阿尔扎马斯城过夜，突然间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念头。夜里两点钟，我苦恼、害怕、



在偶然的瞬间一下子撕破了日常生活  
令人愉快的面纱，死亡的恐惧攫住了他。

恐惧起来，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这种感觉的细情我将告诉你，但这种令人痛苦的感觉我从未经受过。上帝也没叫谁经受过。”这封信中的许多细节和《狂人日记》基本上一样，有买庄园的事，有旅行，有思念妻子，有

平扎省、阿尔扎马斯城的地点等。可见，《狂人日记》所写的完全是托尔斯泰本人亲身经历的死亡体验。

托尔斯泰对死亡体验至深，由此而对包含着死亡的生存也感受倍切。前引一段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看来，死是可怕的。如果你想起生，那么快要死的生是可怕的。不知怎么地生和死融为一体。”他还曾对高尔基说：“如果一个人已经学会了思想，那么不管他可能思考什么，他都总是在思考他自己的死亡。所有的哲学家也都是如此。如果有死亡的话，还能有什么真理呢？”对死亡的恐惧使托尔斯泰晚年把死亡、生存、生存与死的关系变成了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以小说的形式探讨生死问题也成为晚年托尔斯泰的一大特色。短篇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例。

《伊万·伊利奇之死》可以说是我们关于死亡体验唤醒生死之谜的最佳说明。小说描写一个中等文官伊万·伊利奇的生活遭遇。他活了四十五岁，一生都按照社会的需要明智地作出选择，愉快而体面地生活，最终做到了高等审判厅委员当他搬家到彼得堡装修新居时，有一次，他爬上一个小梯子，以便问怎么也弄不明白的裱糊匠说明他想要怎样悬挂窗帘，可是他失足摔了下来，肋部在梯子上碰了一下。这点轻伤开始并没引起他的注意，但一两个月以后却要了他的命。小说重在叙述伊万·伊利奇对死亡的孤独感受。他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诊断认为是盲肠或肾有点小毛病，能够很快治愈。但在阵阵袭来的疼痛之中，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死亡：“‘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道。‘又来了，又来了，永远也不肯停

止了。接着，他又蓦地看到厂事情的另面‘盲肠！肾！’他自言自语道。问题不在盲肠，也不在肾，而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是的，有过生命，可是生命正在离开我，离开我，而我却没法留住它。是的，何必欺骗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难道大家不都看得清清楚楚吗？问题仅仅在于还有多少星期，多少天罢了——也许近在眼前。过去是光明，现在却是一片黑暗。过去我在这里，现在却到哪儿去？到哪儿去呢？他感到浑身一阵发冷，呼吸停止厂，他只听见心脏在跳动。

伊万·伊利奇快要死厂，经常处于绝望之中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快一要死了，但是他对自己也会死这想法很不习惯，也弄不明白。他在学校里学过三段论：人都是要死的，卡伊（即凯撒）是人，所以卡伊也要死。他认为这个推论完全正确，“但仅仅适用于卡伊，而绝不适用于他那是指卡伊这个人，一般的人，因此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既不是卡伊，也不是般的人，他乃是一个从来都有别于所有其他人的完全特殊的人……卡伊是的确要死的，他也应当死，但是对于我，对于万尼亚（伊万的小名）对于有情感有思想的伊万·伊利奇，这就是万回事厂我也要死。这是绝不可能的这简直太可怕了。他的感受就是如此。’他试图逐个唤出厂些想法来取代死亡的想法。回到过去轻松愉快地生活时的旧思路上去。他想靠办公把死的想法压下去。他到法院去，照老习惯开庭，但他肋下的疼痛毫不碍理会审判的进程。开始隐隐作痛起来托尔斯泰写道：“伊万·伊利奇注视着，极力不去想它。但是它却在继续作祟，它又来

了，他立在他面前，瞧着他，于是他大惊失色，眼睛里的光熄灭了，他又开始问自己：‘难道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吗？’；托尔斯泰用一个加了着重号的“它”指代死亡，“它”成了主人公难以摆脱的东西。“而最糟糕的是，它之所以引起他对它的注意，并不是为了想叫他做什么事，而仅仅是为了叫他看着它，正视它，什么事也别做地看着它，并忍受难以形容的痛苦。”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最后，“他走进书层，躺了下来。他又和它单独待在一起了。他与它四目对视，但却拿它无可奈何。他只能望着它，不寒而栗。”

死神那可怕可怖形象的突然闯入彻底搅扰了伊万·伊利奇的生活，他无可逃避地被迫同死神呆在一起。与死神为伴使伊万·伊利奇具有了一双与从前不同的眼睛，在这双新的眼睛里，他自己从前的生活不再有先前那种令人满意的面貌，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外观。死亡逼使他走向孤独，并从孤独中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回忆自己的一生，他感到：“离童年越远，离现在越近，那些欢乐也就变得越来越渺小，越可疑……而以为在步步高升。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大家看来，我在步步高升，可是生命却紧跟着在我的脚下一步步溜走了……终于万事皆休，你去死吧！”他心里充满了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呢？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不可能这样无聊，这样丑恶。如果生活真是这样无聊，这样丑恶的话，那又何必会死去，而且是痛苦地死去呢？总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头吧。”他开始怀疑自己过去的的生活：“‘也许，我过去生活得不对头吧？’他脑子里突然出现

了这个想法。‘但是又为什么不对头呢，我做什么都是兢兢业业的呀？’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他便立刻把这唯一能够解决生与死之谜的想法当作完全不可能的事，从自己的脑海里驱逐掉？。”

但是，正如他最后不得不正视死亡一样，伊万，伊利奇最后还是不得不接近自己过去生活“不对头”的可怕想法。由于洞鉴了过去生活真相，他同仍然按照他过去生活的模式生活着的家人、熟人、朋友、医生等都格格不入，这加剧了他原来就有的孤独感。托尔斯泰写道：“近来，他一直处在孤独之中，他孤独地脸朝着沙发背躺着。身居人口稠密的城市之中，熟人无数，家属众多，可是他却感到一种在任何地方，无论在海底还是在地 下，都不可能有的深深的孤独”他只在服侍他的那个善良朴实的老仆人格拉西姆身上感到了一种难得的亲近感，老仆人格拉西姆作为一面镜子再一次反照出他自己过去生活的空洞：“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在于，昨夜，当他望着格拉西姆那睡眼朦胧的、善良的、颧骨突出的脸时，他突然想到：怎么，难道我的整个一生，自觉的一生，当真都错了吗？”这一疑问使他彻底看清了自己和亲人、邻人日常生活的虚假面目托尔斯泰写道：

“倘若果真如此的话，”他对自己说道；“那我在离开人世的时候才认识到，我毁掉了上天给予我的一切，而且一切都已无可挽回，那又怎么样呢？”他仰面躺着开始重新逐一检查自己整个的一生。当他在早上看到佣人。然后是妻子。然后是女儿，然后

是医生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证实了他在夜间所发现的那个可怕的真理。他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他过去赖以生存的一切，他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统统错了，这一切乃是一个掩盖了生与死的可怕的大骗局。

二十世纪著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把面对死亡的处境称为一种“极限处境”，身临极限处境的人会得到通常情况下难以得到的认识。伊万·伊利奇就堕入了死亡这一“极限处境”，因而他获得了常人难以了解的有关生死之谜的认识。托尔斯泰通过伊万·伊利奇的独特遭遇向我们逼真地显示了死亡体验与生死之谜的关系。

俄国另一位与托尔斯泰差不多同时的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其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归来之后的小说中，也特别关注死亡问题以及由死亡问题引发的生死问题。其中讨论死亡最多的大概要数长篇小说《白痴》了。以下一段话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对死亡恐惧体验描写最深刻、最精致的材料之一：

请想一想：就拿肉刑来说吧，这当然是折磨，皮肉痛苦，身体受伤，可这一切能把注意力从灵魂的痛苦引开去，这样便只消忍受伤痛的折磨，直到死去。其实，最主要、最剧烈的痛苦也许不在于身体的创伤，而在于明明白白地知道：再过一小时，再过十分钟，再过半分钟，现在，马上——灵魂就要飞出躯壳，你再也不是人了，而这是毫无疑问的，主